

以开放广博的视野和胸襟来对待当代语境下的刊物和地方文学。

字韵歌风

2023年订了一份号称“大型”的文学杂志，陆续收到六期，断断续续读了大半年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在受骗。

那份杂志的所谓“大型”，不外乎印得厚，每期200多页；所谓“文学”，不外乎栏目齐全，别的刊物所拥有的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文学评论等栏目他们都有。除此之外，既不“大型”，也不“文学”。为什么？那么厚一份刊物，最多一期作者25个，最少一期13个，中间竟然有六七个是每一期都打不动、狗撵也撵不走的“老作者”，搞得一份杂志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像是这六七个作者的专栏。

专栏是报纸副刊惯常采用的手法。报纸比杂志灵活，周期短，且文学副刊发表的文章大多一两千字，常邀作者开设专栏。报纸专栏有固定的栏目名称和位置，目的是引起人的重视，集中围绕某个方面讲深讲透。而杂志一般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期，周期长，文章的篇幅也长。一份杂志如果有1-2个专栏，无可厚非。但一份杂志每期都有六七个“雷打不动”的作者的文章，这就不仅是什么文学圈地运动，更是文学霸权和滥权，将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办成几个同好相互逗乐的“同仁刊物”了。

再看那些“老作者”的文章，左看右看上上下看，有的确实不错，让人服气；有的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和亮眼的地方，甚至还赶不上一般写作者。不要怪读者专门挑这些“老作者”的不是。你既然每一期都要出来像刊物“钉子户”那样

亮相，你就得容许读者挑剔，也得让读者服气。

据说20世纪90年代，那家刊物的主编在公开场合曾说：我刊编辑的主要任务是退稿。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，一份地级市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可达到三四十万册。当时文学人口的密度到底有多大，无法估算。有趣的是那时候在报纸上征婚，只要识字，加上一句“爱好文学”，脱单的速度都比别人快得多。这份刊物确实刊发过许多优秀作品，在全国获奖都是其次，主要是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影响，树起文学的标杆，能够给青年写作者提供写作范本，连老作家都能得到鞭策和启迪。客观公正地说，这些年这份刊物也刊发了许多非常不错的文章，但出彩的基本上不在那些“老作者”身上。

随着阅读形式的丰富、阅读载体的便捷，纸质图书已经成为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品位的象征。纸质图书和杂志的销售发行量成为谁都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。即便如此，很多杂志依然坚守着文学理想，从选稿、编稿到推向读者，无不体现编者的精品意识和精品精神。在这种现状下，那份刊物的主编如果还重复“我刊编辑的主要任务是退稿”，那不是自欺欺人，也会是欺世盗名——他退的可不是自己人的稿子，而是圈子外面的人的稿子。所谓“自己人”，既指本山头、本圈子的人，也指我丢一篇到你那边发表，你丢一篇到我这边发表的业务往来合作伙伴。

在“自己人”摆在第一位的情况下，文学刊物变成了山头，变成了圈圈。编辑以编辑“同仁”稿件、枪毙“外人”的作品为主业；杂志以刊载本山头、本圈的作品为己任，眼皮都不抬，就将文学的名利坐地分赃，各占好处。

我不知道这种蹩脚的栏目设计是刊物

吃相、群相、众生相

□李新勇

主编主导的结果，还是“老作者”们努力向主编争取的结果，总之单看某一期不觉得什么，把半年或一年的刊物放一起，就特别扭，十分槽心。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，你喜欢吃盐水鸭便置其他宾客不顾，自始至终捧着那盘盐水鸭狂轰滥炸，把整个嘴脸都埋进了盘子，恨不得连盘子一起吞下去，未免吃相太难看。

前一段时间看到该刊物副主编的一段访谈，在自己的“同仁刊物”已是路人皆知的不争事实面前，还口口声声称那份刊物是什么“大型文学杂志”，就有点不应该了。谁知道还没替他害臊结束，他又自诩刊物是“全国文学名旦”。这时代真有趣，只要你足够恬不知耻，外裤和内裤都不穿，一样可以在大街上迈方步。

当微博、微信等现代传输、阅读软件出现之后，文学刊物类似于“重镇地位”之类的说辞，早就被彻底解构了。有人提出“你在哪里，世界的中心就在哪里”，这句话本是为了鼓励人们多一些自信，但用在文化和信息的传播和影响上，却是不折不扣的至理。

还有一种“同仁文学”，是以地域作为话题核心和界限的文学。

多年前，我们还提“山药蛋”“荷花淀”等等地域文学，那都是货真价实的地域文学。那个地方出了多少达官显贵没有几个人记得，出了多少作家和作品，倒是被人反复提及。地域因文学而名扬、文学因地域而广博，相得益彰。

近几十年，各地经济社会高速发展，在积累了足够底妆、一个个都感觉殷实富裕之后，不少地方为创造文化奇迹，也计划像当年“山药蛋派”那样，纷纷走上“打造”地域文学的捷径，比如狗屎堆地区出了一群作家，立即宣称寻找到了“狗屎堆文学流派”；比如马尿川流域冒出了几个作家，马上声称要打造“马尿川作家群”。这也是颇

有趣的文化现象。

但这种文化怎么看，都显得千疮百孔、穿风漏气，底气不足。在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，地域已经不是人情的纽带，更不可能成为文学流派的纽带。四个作家做邻居，左边一个可能是现实主义，右边一个可能是非现实主义，前面一个是先锋派，后面一个是穿越大神。他们仅仅生活在一个地方，硬要把他们归到哪个流派，一些作鸡叫、一些作鸭鸣、一些学驴吼、一些学狗吠，互无交集，众声喧哗，莫衷一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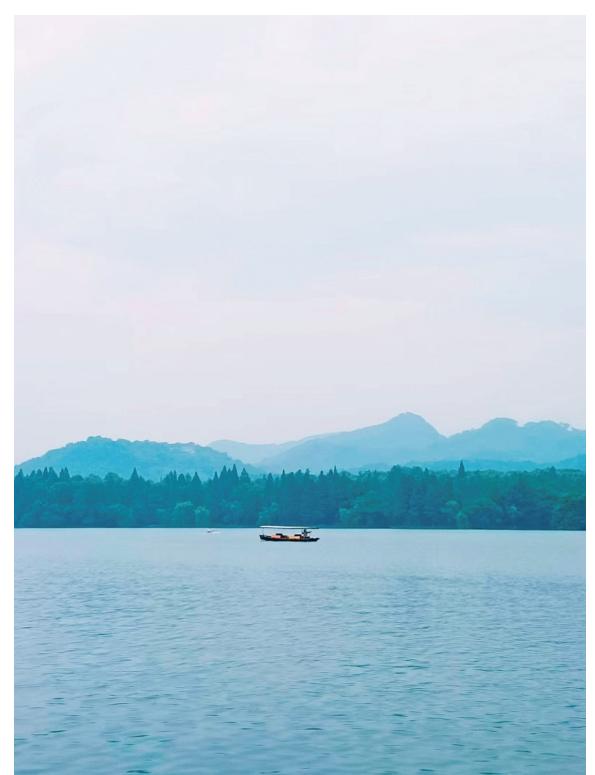
所谓文学流派，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，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，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，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。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，流派跟地域毫无关系。

可是人家偏偏就搞了，而且搞得很隆重，还有不少所谓的“大神”往往站台。反正不是自己的钱，一大堆银子化成水蒸气。放眼神州大地，被“寻找”或“打造”成功的地域文学有没有？生硬打造出来的地域文学，说穿了，就是一种圈子文学，也就是一种“同仁文学”，受益的不是文学，而是“有幸”被纳入那个圈子的一小撮人。

世界那么五彩缤纷，各种信息如此纷繁复杂。这一刻，各种资讯不断覆盖上一刻的各种资讯；这一秒，各种各样奇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再骇人听闻的热点事件，大多坚持不过一个星期；再轰动的话题，也只有几天的生命力；更多的资讯，在产生那一刻即已消亡。而作为个体的观众，就某件事情的关注度，一般坚持不过当天。

门窗敞开的房屋不会闷气，广纳八方流风的山川不会枯寂。以开放广博的视野和胸襟来对待当代语境下的刊物和地方文学，不至于跑偏，也不至于被人诟病。

坐看苍台



一个人在不同阶段，所使用的名字，自带相应的意境或者心境。

名字背后

□江徐

一个人的名字，隐藏着TA的宿命——之前我是这样认为的，如今再想，并不确切，因为名字可改、命途会变，宿命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显得消极无力。与其说一个人的名字隐藏着TA的宿命，倒不如说，一个人的名字，冥冥中自带一份与之相契的意境。一个人在不同阶段，所使用的不同名字，自带相应的意境或者心境。

最近集中读弘一法师的相关书籍，发现以“李叔同”之名行世的他，一生当中使用过的名号多达上百个，而每一个名号，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对应阶段的心境。刚出生时，父亲为他取名“李成蹊”，具有“李桃不言，下自成蹊”之意。青年时期，生而秀美的他，为自己取名“李平广”“李广侯”“瘦桐先生”。他一生没有胖过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一辈子不发胖，也没有中年发福。婚后迁居上海，住在朋友的城南草堂，与沪上名流逐游、与风月女子诗酒之交时，他是风流倜傥、词赋满江的“醜竹阁主”或者“息霜仙史”。自母亲逝世，他更名为“李哀”。留学日本期间，他是才名甚广的清国留学生“李岸”，不只是肉体漂洋过海，从此岸去往彼岸，更是艺术道路与心灵上的精进。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智慧到达彼岸。

归国的李叔同在杭州任教，在此期间他去虎跑寺尝试断食，随后为自己取名“李婴”，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专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”而古今中外的高哲总是心理相通，尼采将人生境界由低至高分为骆驼、狮子、婴儿三重境界。如婴儿般纯净重生，这种境界，是所有修行者的目标。李叔同出家后，更是为自己取了“智灯”“智境”“智门”“智眼”“智音”“智藏”等一系列名号，不胜枚举。从浊世翩翩佳公子，变成多才多艺的教师，又变成专修律宗的苦行僧，常常云游四方，独行如鹤。到后来，他又自称“晚晴老人”，并自题白马湖的庵居为“晚晴山房”，因为他自幼喜欢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这一句古诗。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名号连缀起来，便是法师一生来来去去的行踪。

“自从白马湖有了晚晴山房以后，和尚曾来小小住过几次，多年来阔别的旧友难得聚首的机会。和尚的心境已达到了什么地步，我当然不知道，我的心境却仍是十年前的老样子，牢牢地在故步中封止着。”夏丐尊怀念他老友弘一法师的这段文字，读来很是触动我心。人的生存状态，由心境决定；心境，能否自我掌控呢？如果可以掌控心境，也就能够自行选择喜欢的生存状态。对于常人来说，漫漫岁月，悠悠世路，心念、心思、心境，总是在山重水复中不断改变。谁能够将一份安静的、澄明的、诗意的心境维持多年，从不转念？遇见，蹉跎，缘起，缘灭，全在一念之间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最为难的，还是人在江湖，心不由己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农村的女孩子很多逃不过小娟、小花、小霞、小琴、小菊、小丽、小萍这一类邻家女孩子的芳名。上初中之前，我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字，俗之又俗——反正用在我身上是这种感觉，再不喜欢，也只能用下去。有一年人口普查，可以借此机会改名换姓，家人便劳烦邻居另取一名。这位当小学老师的邻居，为我取了一个新名字，叫“江家珍”，家人觉得很好，寓意好，我却不喜欢，土，又显得小家子气，幸而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改成。其实也无所谓好不好、土不土，只是觉得，这三个字根本与我的内心感觉格格不入。

从初中开始，按照户口本上的名字，我开始叫江徐。母亲姓江，父亲姓徐，父亲是人赘的。就这么简单，当时为我取这个名字时大概比较仓促，也没怎么用心。记得上师范时，有一次在统计局兼职打工，局里一位领导评论：“江徐”，只有父亲母亲，没有自己，这个名字，不好。他认为另一个女生的名字取得好——“朱鑫岱”，节俭持家，金玉满堂。起初，我自己也不太喜欢这个名字，觉得很中性，有时还会让别人误以为我是男生。而且从小有一种奇妙的感觉——“江”和“徐”，就像“黑”和“白”、“美”和“丑”一样，是一对反义词，我由一对反义词组合而成，内心存在天然的拉扯。学校有一些女生的名字很好，好在自成意境，譬如“姚远”“江山娇”“虞春林”，不管婉约还是辽阔，都具有诗画意境。上师范报到的那一天，我提前思忖着，是否在班会上应该这样自我介绍——大家好，我叫江徐，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的江，“清风徐来水不兴”的徐……那天到底有没有这样自我介绍，已经记忆模糊，但愿没有吧，这股文绉绉的东西会让人感觉别扭，而感受不出潜意思里的想法。

还记得很小的时候，一天晚上跟大人去亲戚家吃酒席，闲聊之际，桌上有一个有钱人说他认为“江徐”这个名字不好，其实我知道，他也不是觉得不好，就是想彰显一下自己。他说，不如改成“江羽”，在众人的附和声中，我很不领情地说道，还不如改成“江雨”呢。其实，我也没觉得“江雨”比“江羽”好，就纯粹不想接受这位有钱人的好意。现在想来，“江雨”是有意境的，唐代钱起诗云：“江雨正霏微，江村晚渡稀。”只是，这样的意境太过凄清。叫江羽，不若叫江栩栩，庄生梦蝶，栩栩如生。但还是更喜欢“江徐”这两个字的组合，如今，依然觉得它俩是一对反义词，恰如一个人性情的反差感。喜欢自己富有张力的、易于接纳更多事物的、具有反差感的性情。江水悠悠，徐行万里。那种悠长而徐缓的、风平浪静却又暗流涌动的意境，终于和我的内心吻合上了，并且越来越吻合。虽说取名是一种轻便的、小规模的创造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大概还是会给自己取名江徐。

人的名字，只是代号，说明不了什么，所以与人相交时，我常常不太在意对方姓啥名谁。不过有时也会想起来问一句“你叫什么名字”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，并非真想知道对方名字，而是想了解名字背后的意境。譬如，你的名字带有“君”字，那么我会想着，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，别有一番况味。



军山绿野 桓聿摄

作品里要有“人”

□杨博

近年来各类画展中纯景物的画作渐渐多了起来，水彩、油画、国画、版画都如此。还有一类以画得逼真为目标，誓与摄影争宠，或美女，或杂项什物，当今画家的心思真是让人难以琢磨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一科，或可认为是现代风景画的前身，两者区别在于：古代经典山水画别有幽奇，是画家襟怀素心的象征；而当今山水创作，初衷大多与此相反。

山水画中有人，但大多只作为点缀。艺术作品里不能没有“人”，这个“人”不是指作为画面物象之一的可视之物，而是指不可见的作品的个性风格、立意与精神象征。如是故，有的画，哪怕画面上挤满了人，如果没有经过画家“心化”处理而成“新形象”，就像米饭没有变成酒，那些人物只不过是画面的填充物而已。貌似有人，实为无人。依此类推，书法家如果对所书文本没有感觉、歌唱家如果对演唱的歌词没有上心，那么即使所书所唱都是励志昂扬者，作品中照样没有人的存在，只有空洞与装腔。当然，也可以认为这类作品中也有“我”的存在，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“我”？这是一个平庸、无灵性的“我”。

有的画表面上虽然没有人，但由于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体现了画家的人格精神、思想情感，人隐身于画后，似无实有。形式是最容易被袭取的，许多人乐之如此，一是可以偷懒，二是利于迎合，三是由于对艺术认识肤浅之故。越是完美的形式，越有可能沦为“假空空”的近邻。艺术如此，社会、人生亦如此。

佛学有大乘小乘之说，艺术作品里的“人”也有大我小我之说。艺术创作过程是很私人的事，即使必须依赖团队的创作，相对于庞大的人类，团队也不过是个“个体”而已。作品里首先须有小我，没有小我，大我无从谈起。大我只有通过小我才会发生作用，好比一盏油灯，小我是灯芯，大我是燃油，没有灯芯，何以点亮？焉能成灯？书法史上两部最著名的作品《兰亭序》和《祭侄稿》，分别被誉为天下第一、第二行书，《兰亭序》叙述修禊之事、抒发人生感慨，名义上是贵族士大夫的情感，实质上抒发的是人类的共性与共情。既是小我，更是大我。《祭侄稿》追祭的是颜真卿的从侄季明，有“安史之乱”为背景，谈论的是家国大事、溢的是忠义之气，所以作品的主题、境界也由小我进入到了大我。历史上的八大、石涛的画，也是如此。

有的书画家，技巧高明、个性强烈，之所以无法望王羲之、颜真卿、八大、石涛等辈项背，是因为作为精神产品发源的人、寄寓在作品里的情，无法跨入我，在格局、境界等方面与先贤相差太远，如明代的祝枝山、现当代的齐白石等。

从政杂谈

心中要始终装着问号

□凌云

盾和问题。诸如，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委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点问题；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；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；统筹发展和安全涉及的重点问题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大问题；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；推进共同富裕、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大问题；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，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。

马克思说：“问题是时代的口号，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。”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就在于从其创立至今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问题意识，时刻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与核心问题为使命。

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。毛泽东同志指出：“什么叫问题？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。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，哪里就有问题。”坚持问题导向，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关键。因此，从政者的心中要始终装着问号，有发现问题的敏锐、正视问题的清醒、解决问题的自觉。

问题是努力方向、工作方向，也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，以重大问题为导向，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，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

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，是新时代工作的根本遵循原则。带着问题，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找思路、找举措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从个别问题中找到共性，从偶然问题中发现必然性，从苗头问题中发现倾向性，从庞杂的问题中发现主要矛盾、要害问题，以点带面，纲举目张，既注重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，又注重解决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使工作思路更加科学、更加严密、更加有效。

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发现时代问题、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。发现、研究、解决问题，是一个不断推进、循环往复的过程。旧的问题解决了，新的问题又会产生，必须把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，不断研究新情况、提出新思路，破解新难题。既要立足当前、直面问题，对贯彻落实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有力有序推进；也要着眼长远、统筹谋划，多做解剖麻雀、举一反三的工作，深入剖析经常发生、普遍出现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，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、从管住当前事到管住今后事，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着力点和突破口。要在及时发现问题、科学研究问题、着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、把握规律、增长本领，在和时代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工作的不断进步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。